

歸

陳
若
曦



聯合報
叢書

歸

陳若曦 · 著

聯合報叢書

歸

著者 陳

若

曦

發行人 王

必

成

出版者

聯

合

報

社

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報字〇〇二九號

總經理

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印翻禁・權版有

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五號

郵政劃撥帳戶一〇〇五五九號

電話：七〇七四一五一三

印刷者

永裕印刷廠

定價新臺幣八十元

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八月初版
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四月第五次印行

說明（代序）

這個長篇自去年開始在聯副和明報月刊連載，至今年中結束，歷時一年半。頭一次嚐試一邊寫一邊發表，雖然立了個大綱，總感到首尾難以照顧，有些力不從心。現在出版單行本，才乘校對之便，重新作了補正。

這篇故事雖然很大一部份是根據自己的親身經驗寫成，但主要是小說創作，並非自傳。同樣的，書中很多角色也取材自作者的熟人和朋友，但角色的言行也純是作者的安排，與他們本人無關。唯一的例外是原稿中荊漢民夫婦的一段故事，這是我同學景新漢夫婦的真實遭遇。去夏，中共安排了海外作家去訪問他們，儼然樹爲留學生回歸的「樣板」。回歸而能躋登樣板之列，也算難得了。單行本中刪去這一段，只盼望他們今後平安順利。

爲防翻印，這本小說另在香港委託出版社註冊出版。兩個版本都是以作者最後定稿爲準，內容完全相同。

原先曾想把書獻給段世堯以及郭子加伉儷，以紀念以前同甘共苦的一段歲月。然而越看越不滿意自己的作品，決定還是不獻醜的好。但在寫作過程中，他們表現的體諒和鼓勵，使我衷心感激。另外，小說連載完畢時，陳閩曾坦率地提了許多意見，包括對結局的抗議，使作者受益匪淺，也一併在此致謝。

陳若曦 寫於溫哥華

一九七八年七月十七日

第一章 南京

這星期五早上，辛梅什麼事也沒做成。

學期結束了，下午水滸系就要召開教學成果檢討會，數學教員趙萍和司徒青都在教員休息室裏埋頭寫發言稿子。辛梅教英語，也要寫心得報告，但每一提筆，總有學生闖進來告別。最後一批是長沙的兩位男學生，臨走時一再說：「辛老師，你來長沙千萬要給我們打電話，我們給你做嚮導，到韶山去！」

「一定！一定！」

她滿口答應著，笑瞇瞇地把他們送出教員休息室，揮手說：「一路順風！」回轉身，眼光正好與兩個同事羨慕的神色碰個正著。

「小辛，你這『革命師生關係』搞得很融洽嘛！」

趙萍讚揚了一句後就放下筆，抓起桌上一把紙扇揮搖起來。她把『革命』兩字咬得特別重，卻微笑著，一臉的心平氣和。四十歲出頭的趙萍，大學畢業即來華東水利學院執教，工齡和校齡一樣長，是本校的元老之一，而且出名的好脾氣。

「哪裏！哪裏！」

辛梅雖然謙虛著，內心漾出的笑容卻抑制不住，走回座位時嘴還合不攏來。這些學生大半也是他們兩個的學生，也向他們招呼如儀，不過與辛梅特別有說有笑，卻是事實。

「我就是喜歡學生，」她說，「年輕人朝氣蓬勃，看著他們就高興。」

司徒青聽了，淡淡一笑，擲了筆，掏出手帕來抹額頭的汗，同時不疾不徐地說：「現在高興不要緊，將來運動來了，別給你大字報滿天飛就好！」

「豈止滿天飛，」辛梅不在乎地說，「到時就是泰山壓頂，我反正伸長脖子挨整就是。」

她嘴上說得輕鬆洒脱，心裏卻有些發毛，像那裏被蟲咬了一口，麻麻的不自在。司徒是畢業生留校任教，經過文革造反，一張嘴磨練得鋒利無比。文革後期了，他沒撈到一官半職，說話就刻薄起來。才卅歲的年紀，已經老氣橫秋，最愛在人家與頭上澆冷水，叫人哭笑不得。辛梅很曉

得他的脾氣，也知道他的話並非無中生有，因而聽來格外刺耳。

自從文化大革命以來，師生關係空前緊張，「學生惹不起」成了教員的口頭禪。一九七一年冬開課前，教員全經過領導的動員和打氣，但仍是戰戰兢兢的，準備挨轟下講臺，或拉長了脖子等候下次運動時受批鬥。辛梅除了大學時代當過四年中學生家教外，這是生平第一次教大學生。她沒有經驗，全仗著一股熱誠，所謂「初生之犢不怕虎」，一切處之泰然。外語教研組裏一個同事郭應生就不行。他在歷次運動中挨學生整怕了，這次重上講臺，便高舉毛主席語錄，作九十度鞠躬，把自己批判了一通，說得激昂慷慨。等批完自己打開課本要教ABC時，下課鈴響了。學生大罵他是形式主義，警告他不許再誤人子弟。辛梅每想起這件事，總忍不住要搖頭嘆氣。

「你別緊張，」趙萍安慰她。「到時人人都有大字報，只要不出大紕漏，厚著老臉皮，挺一挺也就挨過去了。」

說完，趙萍覷了司徒一眼。後者正低下頭看稿子，恰好避過她的眼光。

辛梅忽然記起，司徒曾經是趙老師的學生，以前在校內很活躍積極，據說給所有教過他的老師都貼了大字報。她這下恍然大悟了，正因為司徒有過切身經驗，現在升為人師，不免宿命論地等著別人貼他大字報。

「你真準備好了去長沙？」

趙萍轉個話題問辛梅，口氣間有些疑惑。

「只等上面批准了就去買票。」辛梅說。

辛梅的丈夫陶新生同他力學教研組的一些教員被學校派去湖南「取經」——學習並吸收他校的經驗——摸索「理論與實際相結合」的第一手資料，目前正在長沙。他們一去半年多，歸期遙遙。近來，新生的家信越寫越短，間隔越來越長，辛梅有些掛心。正好中央宣佈學生放暑假一個月，她想趁這個空檔到長沙走走，看看丈夫，順便瞻仰一下「韶山聖地」，就打了個請假的報告遞上去。一星期了，尚無回音。本來，她以為這是私事，只要買到船票就可以動身，然而穩重老到的趙萍悄悄地勸她請假。

「中央明令學生放假一個月，可是並沒有說教員也放假呢。」趙萍向她解釋：「教員雖然不上課，理論上是在家休息。要出遠門，仍是得請假的。」

辛梅並沒有弄通其中的道理；然而趙萍是個老教員，為人厚道，一向又很照顧自己，所以便依了她的勸告，遞上假條，請了兩星期假。不料這個遊長沙的計劃不脛而走，很快的在教員和學生中傳開了。湖南來的幾個學生立刻熱情地邀請她去玩，連來自九江和武漢的學生也留了地址，

請她下船去玩一兩天。到中國六年了，頭一年教書沒有被轟下講臺，學生反應還這麼熱情，使她感動不已。她直後悔沒有多請幾天假，好沿途訪問她班上的學生去。

「小辛，」司徒青忽然想起要拜托她一件事，「李永忠上次來信說湖南很難買到『大前門』香煙。你真去得了長沙，替我捎幾包給他好不好？」

「當然好，你只要買得到，幾條『大前門』也給你捎去！」

李永忠是陶新生他們那個科研小分隊的隊長，煙癮大得出名。六十年代帶頭造反時，據說只要有煙可抽，可以連著幾夜不眠。他和司徒是高低班同學，在單身宿舍裏又合住一間房，文化革命中兩人同一個派系，只是經常意見不合，爭論個不休，但事後倒也不傷和氣。司徒爲了省錢和預防肺癌，堅決不抽煙，卻還惦記著給朋友捎去香煙，實在夠交情。

真去得了長沙……

辛梅一再咀嚼司徒的話，不禁微蹙了眉。

怎麼，他以爲我一個人去不了長沙？這一揣摩，她心裏有些不服氣了。司徒未免小看了人，她想，自己從臺灣到美國，繞地球一圈來到大陸，千山萬水都過來了，區區一個長沙去不了？

「辛老師。」

聽到有人喊她，辛梅回頭一看。水港系的黨支部書記老梁正站在門口。

「你有空嗎？我找你談一件事。」他客氣地問著，同時微笑地朝其他兩個教員點頭招呼。

「行。」

她猜想是請假的事，便高高興興地跟著老梁進了系領導專用的辦公室。

「請坐，請坐。」

老梁給辛梅扶正了辦公桌前的一把椅子，自己到桌後坐下來。他從褲袋裏掏出一方手帕，抹了一遍並不淌汗的額頭，之後又摘下眼鏡來揩拭鏡片。

「老陶常有信回來吧？兩個孩子都好嗎？」他開始問候起來。「你們老大叫陶……陶什麼來著？」

「陶煉。老二叫陶冶。」辛梅索性全報上。

「啊，對！對！」老梁歉意地叫起來，忘了擦眼鏡，先用手指彈彈那早禿的頭，表示健忘。「想起來了，你們全是冶金名詞的。嗯，你的保姆怎麼樣？還稱職嗎？」

「保姆很好。大家都很好。」

辛梅見他如此客氣，不免納悶。老梁是廣東佬的脾氣，向來爽快俐落的，平常見到她總是叫

「小辛」，今天竟喊她「辛老師」了，而且嗯嗯啊啊的，神色不定。

他是系裏的老黨員和講師，文革以來成了臺柱。最初號召由解放軍、革命幹部和革命羣衆組成「三結合」的系革委會，老梁代表革命幹部。以後羣衆被踢掉，三結合改了內容，成爲「老中青」年齡的黨員三結合，老梁以老幹部領導系革委會。他一直不倒的原因是學問好，又沒有架子，自然得人望。辛梅當初向他遞假條時，他一口答應，似乎批准只是官樣文章，絕無問題的。

「我請假的事，上面批了吧？」

看他遲疑著不開口，辛梅只好自己提起來。

「暖，就是找你來談請假的事。」

話題一點開，梁支書如釋重負地重新戴上了眼鏡，打開抽屜，取出一張紙來交給辛梅。她拿過來一看，原來是自己的請假條。

茲因愛人陶新生隨水利科研小分隊出差湖南，已有八個月之久，欲乘暑假期間前往探望，並瞻仰革命聖地韶山，接受革命教育，特請假兩星期。此致

院革委會辦公室

外語教員辛梅

一九七二年七月廿日

請假條上沒有任何的批示，辛梅不解地望著梁支書。

「這是院裏軍代表張參謀長的意思，」梁支書趕緊聲明。「本來嘛，放暑假出去走走也是很好的，見識祖國的大好河山嘛！韶山，我在革命大串連那一陣也去過……不過，院裏覺得七月裏，三伏天，熱不可當，你一個人帶著孩子旅行，恐怕不方便。」

她一聽，只牽涉到旅行方便與否，不覺鬆了一口氣。

「我只帶老夫去，」她立刻講明了，「五歲大的男孩子，不費事的。」

「不費事，對，不費事。」他嘴裏同意著辛梅的話，一隻手卻緊張地抓弄起掛在頭頂上的幾根稀疏短髮。「不過，院裏擔心著長途旅行不安全……」

不安全？辛梅乍聽之下，感到莫名其妙。這還是頭一次聽到一個幹部承認在國內旅行存在著安全問題。然而火車輪船照樣擁擠不堪，從沒聽到有人因為怕不安全而不敢出門過。正想開口辯白，轉念一想，分明是托詞，說了也無濟於事。

「參謀長怕你長途旅行，天熱，飲食可能不衛生……」

越聽越荒唐了，辛梅的臉色跟著暗了下來。

「當然，這都是參謀長對你的關懷，怕你路上出事……」

老梁說得很費力，開始結巴起來。

「我看，這個夏天，你就在南京休息休息吧。以後我再看看有什麼機會……陶新生他們說不定很快可以回南京的。韶山是革命聖地，相信會有機會的……」

整個回答完全出乎她的意料之外，除了失望和憤怒，便不知其他。她怕洩露了自己的情緒，就抿緊了嘴，不開口。老梁自圓其說地講了一陣，看她全聽不進去，也覺沒趣，只好跟著閉上了嘴，彼此間只有尷尬的沉默。

辛梅終於站了起來。

「所以，參謀長認為我不該離開南京……」

太難過了，她音調微弱而顫抖，再說不下去。

「是參謀長的意思。」

梁支書點點頭，攤開了手，做出愛莫能助的表情。他站起身，送她到門口。

「小辛，別難過，有機會我再替你說去。」

「謝謝。」

只隔兩個房間就是教員休息室。才幾步路的距離，她卻走得一高一低的，吃力得很；腦子空白一片，心也空蕩蕩的，身子像失去重心一般，擺不平衡。走道外面是艷陽天，日光照得一切白花花的，亮得刺眼。辛梅垂下頭，不敢正視。

看到她回來的臉色，兩個同事都關切地盯著她瞧，不敢問一聲。她想不告訴他們，又覺得自己一點挫折都經受不起，未免孩子氣，就坐了下來，定了定神，才故作平靜地說：

「院裏不准我去長沙了，因為天氣熱，路上不安全。」

「真的呀。」

趙萍的語調充滿了同情，臉上卻是一絲一毫驚訝的表情都沒有。

司徒清了清喉嚨，很友善地建議了：「你長沙不去也好。其實杭州、上海更好玩，名勝古蹟有的是，吃的更是五花八門——湖南除了辣椒，沒啥吃頭……」

辛梅見他們態度平靜，便猜想到他們早已知道她走不掉的消息。這一覺悟，略為壓抑下來的情緒又激動起來。像受了一場愚弄，她變得又羞又惱。